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清代扬州题襟馆的空间功能
与文学书写

袁 麟

摘 要：文化景观多与文学经典相伴而生，这种“文”与“地”交相重的互动态势得到了文学批评家的认可与发掘，也启发文学创作者不断效法。从景观的空间功能入手可以发现，题襟馆凭借城市山林的处所营造、托物寄情的身心实践以及文字饮的风雅活动为文人提供了独特的生活空间。清代中期曾燠精心营建题襟馆，带有逃避官场的意味，但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进入一种无所用心的逍遥状态，在与前贤、诗友以及富商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曾燠与题襟诸子获得了比政治生命更为持久且纯粹的文学生命。题襟馆的兴建与衰颓无不伴随着文字，留存在文字中的记忆为后世的风雅想象提供了可能。题襟馆的营造者、见证者以及后来者的记忆交织，共同构成了庞大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系统。

关键词：扬州；曾燠；题襟馆；景观；空间；记忆

文化景观多与文学经典相伴而生，例如杜诗中的草堂、欧阳修文中的醉翁亭、陆游词中的沈园，等等，文学作品在被阅读的同时，相关地点也随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对象，受到格外的关注。这种“文”与“地”交相重的互动态势，不仅得到了文学批评家的认可与发掘，同时也启发文学创作者不断效法。他们或依托旧有的景观实现与古人对话，续写传奇；或别立新宗，试图制造属于自己的风雅故事。总之，文人有意识地寻找景观来安顿身心，而景观也因为文人的存在而被赋予了多元的功能。

相较于在无名之地围绕某个建筑开创一个全新的书写传统，在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

确立一个独属自己的文化景观是较为困难的，清代扬州的题襟馆或许是一个特例。曾燠创建题襟馆后，迅速成为四方文人广泛关注的对象与渴望登临的场所：“以是西北之彦，东南之英，有不登先生是堂者，咸若有所缺云。”^①就这一点而言，题襟馆对文人的吸引力是同时期扬州诸多景观罕能匹敌的。

有清一代，爱才好事而著称一时的文人不在少数，清初的龚鼎孳、周亮工、曹寅，清中期的卢见曾、袁枚、翁方纲、毕沅、阮元等皆为一时之

① [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三册，第10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选,曾燠凭借题襟馆同样跻身其间。被历史铭记自然是一种幸运,但题襟馆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单纯用幸运来解释,作为一个人造制造出的文化景观,题襟馆如何成为四方文人渴望驻足的场所,题襟馆中的创作揭示出怎样的文学发生机制,追忆题襟馆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心理,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需要进一步剖析。^①因此我们试图从题襟馆空间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对上述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作为生活空间的题襟馆

作为题襟馆的建造者,曾燠爱才好事,其风流文采不逊于曹寅、卢见曾。梁章钜《枢垣记略》曾引汪中对其评价:“宾谷转运早列词馆,洊更华省,入直枢地。出掌外台,精力绝人,五官并用。昼理简牍,夕诵文史,部分如流,觞咏多暇,绰乎神仙中人也。”^②即便在精神层面“绰乎神仙中人”,然曾燠毕竟生活在人间,需要现实可感的空间来安顿身心,其中题襟馆便是他精心营造的一个独特地点。

由于空间的选择能够起到标识身份的作用,因此当我们在窥探文人精神世界时,其所居住以及活动的空间理应成为被关注对象。对曾燠而言,“长期的仕宦生涯使得曾燠渴望从烦扰的公事之中超拔出来,但又不愿彻底放下功名利禄之心,他真正渴望的是一种中隐的状态”^③。于是居住空间便承载了这种折中的心理:“屡有名流共燕游,官衙只似草堂幽。”^④平顺的仕途使得他的宦情愈发淡薄,官衙营造出草堂风味并非曾燠偶一为之,他所精心营造的题襟馆亦是同样心理下的产物。王芑孙《题襟馆记》云:“廨西有隙地数弓,前转运使置之不问。君至辟除溉扫,筑精舍焉,命之曰题襟馆。馆前后罗植花药,蓄白鹤五六。”^⑤扬州历史悠久,富商云集,不乏数量庞大的亭台池馆,如果仅从消闲娱乐的视角来看,“地”是“隙地”,“馆”是“新馆”的题襟馆在扬州诸多名胜中极易湮没无闻,那么曾燠为何要营建此馆,落成后又何以获得当时文人的普遍青睐呢?这需要回到营造者自身寻找答案。

曾燠营造官阁似山林的题襟馆,不仅在环境上追求远离世俗,更在于其可提供一个文人

间无拘无束、平等相待的场所。这种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对文人而言极富吸引力:“爱客如平原,题襟辄成式。筑馆今落成,置酒永朝夕。入座十四人,仰首见新额……官梅生古香,土花孕寒石。嚬嚬白鸟闲,簌簌竹竿侧……昔日襄阳人,无此一区宅。各生欢喜心,脱略毋拘迫。”^⑥如果说“官梅”“土花”“白鸟”“竹竿”对拥有财力者而言不难经营的话,那么“各生欢喜心,脱略毋拘迫”的精神体验则需要建立在主客彼此认同的基础之上,尤其要考虑到参与雅集者存在较大的阶层差异时,彼此能否形成精神上的共鸣。

或许也正是这种对功名利禄的疏离,反而使他获得由盐运使晋升为盐政的殊荣。要知道这种升迁变化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官场并不寻常,无怪乎张祥河在《奉寄曾宾谷前辈》中感慨称:“万里霓幢归孝养(公任贵州巡抚,终养回籍,特旨召用),中朝盐筴始儒官(盐政系满洲缺,公榷两淮,实出异数)。”^⑦所谓“异数”或许值得官场中的多数人庆贺,但在曾燠看来这种右迁并未在精神上带来快慰。基于盐务积重难返的现实,由都转盐运使到盐政的升迁或许并非曾燠所希冀,这从他后来整顿盐务不力而遭

① 学界对题襟馆的修筑过程、《邗上题襟集》的刊刻以及相关文事活动已多有探讨,参见龙野、童宇杰:《曾燠及“题襟馆”诗人与嘉道之际的地域诗风》,《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高政锐:《从〈邗上题襟集〉到题襟馆:曾燠幕府的文事活动及其影响》,《学术交流》2020年第9期;李瑞豪:《曾燠与清代中期诗坛》,《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对于曾燠为何选择修筑题襟馆,以及题襟馆所具有的多重空间功能如何影响文人的创作等方面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② [清]梁章钜、[清]朱智撰,何英芳点校:《枢垣记略》,第3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③ 袁麟:《清代两淮盐官的鉴藏风尚与文学书写——以曾燠为中心》,《天中学刊》2025年第5期。

④ [清]曾燠:《次韵答快亭》,《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30a页,清嘉庆刻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⑤ [清]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六,第16b页,清嘉庆刻本。

⑥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70a页。

⑦ [清]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卷三,第17a页,清道光刻光绪增修本。

遇皇帝的斥责或可感知。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题襟馆的修筑绝非曾燠附庸风雅、故作姿态之举,而是他自身生活理想的投射,为其“生活在别处”提供实践上的可能。洪亮吉《题襟馆记》一文云:“题襟馆者,宾谷先生榷署中退食之地,亦公燕之所……昼接宾友,夜染篇翰。盖官事之暇,无不居于此焉。”^①从“官事之暇,无不居于此”来看,这并非外力所强迫,而是一种惯习的体现,以至于“昼接宾友,夜染篇翰”的生活一旦中断,便引发感伤情绪。“寂寞题襟馆,岁寒念高朋”^②“寂寞题襟馆,三年不见过”^③。尽管时人对曾燠拒不见人的傲慢有所非议,但他对友情的呼唤同样发自内心。因此与其说题襟馆为莅临扬州的宾朋提供身心庇护的场所,不如说它的存在带给曾燠源源不断的心灵慰藉。

题襟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出现在精神层面承载了曾燠的生活理想,更在于曾燠将生活理想付诸日常的实践之中。他在真实可感的实际生活中接受物质文化的滋养,使其日常生活镌刻了鲜明的文人化印记。

文人与草木产生的关系由来已久,采撷、种植行为及其书写展开着文人丰富的情感文化世界。经由魏晋文人的开拓,种竹可谓文人最具浪漫色彩的行为之一,曾燠显然对这一点颇为会心:“锄出三弓地,移来百尺条。护根才累土,立节已干霄。门径全疑碧,楼台便觉遥。响令风有韵,影待月来描……感言千户等,庶共七贤邀。当暑休愁昼,听秋好度宵。安排棋局座,添得酒香浇。”^④新竹种下的同时,诗人对未来的审美想象已经悄然展开,一“锄”一“移”之间尽是他对竹林七贤风雅精神的践行。

此外,作为岁寒三友的梅花是文人居所的常见点缀,文人种梅、探梅、折梅、画梅等诸多活动均围绕梅来展开。曾燠对于梅花亦多偏爱,不仅前往上方古寺探梅,还在题襟馆中种梅,以期长久相对。试读詹肇堂《题襟馆种梅各以其姓为韵消寒第一集》:

去年辟地补种竹,缘坡密作须髯髯。
直兄要与梅弟伴,一时两好无猜嫌。远从
摄山致十本,一本酬值须一缣。新枝乱点

椒萼小,旧根饶有苔痕黏。园丁壅土荷鸦嘴,灌以活水流渐渐。位置高下参画法,密不可减疏难添。一株高盘出林鹤,两千相倚共命鹑。或离而立似违众,或偃而就如示谦。山泽之儒太癯瘠,人笑倚玉来苍蒹……官斋日午暖光透,先有一蝶晴窥帘。我生爱梅入骨髓,时时索笑巡虚檐。夜深人影踏花影,瘦蛟满地横冰蟾。何郎一树久委化,复此旧观如发潜。^⑤

曾燠并不满足于乡野观梅,不惜高价将梅花从自然界引种至庭园,亲自种植使其与居者朝夕相伴。詹肇堂以旁观者视角详细记录了从选梅到种梅,最后到观赏的全过程。耗费巨资以种梅为题襟馆风雅生活的一个缩影,承载着文人生活中的去功利化一面。与种竹相似,曾燠不仅本人亲自参与梅树选址和栽种过程,还组织消寒会作诗纪念此事。陈燮《题襟馆种梅各以其姓为韵消寒第一集》有“使君一一亲拊循,位置有似题襟宾”^⑥语。曾燠的用心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风雅故事,以至于外地友人也关注到此次种梅事件:“梅花消息只君知,早向春前种几枝。漫说扬州歌吹地,冰心寒骨自裁诗。”^⑦

与种梅、种竹相比,养鹤同样为曾燠所青睐。好鹤、饲鹤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以至于先秦时期就有好鹤亡身的记载。不过在曾燠这里,“鹤”并非为人所褻玩的物品,而是被视为难得的知音,“此时为谁弹,唯有鹤能听”^⑧。即

① [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三册,第10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② [清]曾燠:《题襟馆种梅》,《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③ [清]曾燠:《闻蒋山病狂四首》,《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28页。

④ [清]曾燠:《种竹》,《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46a页,清嘉庆刻本。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注。

⑤⑥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106a、106b页。

⑦ [清]骆绮兰:《闻题襟馆种梅主人招诸名士为诗遥赋四绝》,《听秋轩诗集》卷五,第25a页,清乾隆刻本。

⑧ [清]曾燠:《寄黄道士》,《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207页。

便身在异地,曾燠对于扬州所养之鹤仍旧念念不忘:“寄与题襟馆里书,主人不在客愁孤。梅因索笑开花未,鹤为悲吟得病无。”^①曾燠将复杂的情感寄托于鹤,这与被圈养之“鹤”的遭遇密不可分。鹤本源于自然,却遭到豢养,毫无自由可言:“邯郸自有人善舞,孤禽落落非其侣。江海遐心久思去,驱来阶下神色沮。不为子娱遭子侮,难进易退我不如,子岂不闻谪仙语。”^②诗中“谪仙语”亦见之于《浴鹤》一诗:“处世忌太洁(太白句),鹤兮奈汝何。与汝浴咸池,晞发阳之阿。”^③李白诗句的两次出现并非偶然为之,诗中用“洁”肯定其鹤一般的品行,“忌”是对其生存环境的忧虑,这种喜与忧兼备的心绪,正是这位官场中人复杂内心精神世界的投影。作为一种沟通仙界凡间的精神象征,鹤承载着诗人对未来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是以现实体验为基础的:“我昔扬州住,题襟四鹤同。别来音缥缈,何处病氤氲。尘世无金穴,仙姿畏玉笼。相期终有意,浩荡向天风。”^④虽然有“浩荡向天风”的慰藉,但其中“仙姿畏玉笼”的感伤未尝不是夫子自道。

题襟馆并非曾燠一人所独有,而是成为诸多文人共享的生活空间。在文人生活中,酒自然成为群体间联络情感的重要媒介,张彭年《银槎诗》云:“明朝载酒平山游,烟霞笑傲摇扁舟。一湖凉意拂襟袖,乘槎欲泛天河秋。月影星光静如练,官阁深沉夜开宴。南丰夫子饮兴豪,出示银槎惊乍见。”^⑤蒲朴《宾谷夫子招集题襟馆看菊》云:“题襟馆外敞秋光,数亩花田一色黄。邗水烟云归渲染,晋人觞咏正疏狂。行踪恰共宾鸿到,饮兴浑忘玉漏长。醉后春风都入座,不知枝上夜来霜。”^⑥在诗人眼中,题襟诸子的潇洒风流堪与晋人比肩,其忘世娱情的一面令人可喜,这一传统在此后依旧得以延续:“从前每过邗江时,曾宾谷、张云巢、郑梦白、俞陶泉各都转无不留饮,无不在题襟馆,有诗纪之。”^⑦从“无不留饮,无不在题襟馆”的描述足以感知雅集之盛况。

有时情感的交流并非仅能依靠饮酒实现,饮茶的风气同样在文人群体中颇为盛行。曾燠本就不胜酒力:“扬州卑湿不产茶,恶酒中人唯木瓜。累我常时忍烦渴,胸尘万斛年来加。”^⑧一旦得到好茶,曾燠同样乐与友人分享:“以酒浇愁愁酒醒,况我平生不善饮。故人欲我蠲烦疴,

处处封题寄佳茗。常州贾崧为我制竹铲,潇湘烟雨日日吹吾庐。真州尤荫为我虑,大瓠使贮明月分江湖。江湖饮水经十年,惠山泉与中泠泉。古人辛苦烦驿递,我今所得盖已偏。几上峰峦峙群玉,帘前草色连梧竹。茶香萦绕于其间,四座须眉尽寒绿。”^⑨茶本为寻常之物,曾燠却可以在茶之用具、茶之用水以及茶之品尝中发现趣味,并通过诗歌向四座友人加以传递。

“饮”往往与“食”同时展开,两者都是题襟馆文人生活中常见的表现题材:“初筵宾秩秩,卜夜饮厌厌。法膳羊彘积,冰酥乳酪甜。分曹频拇战,得隽各心欣。元宋豪情敌,袁钱绘事兼。清斋供笋蕨,险韵斗叉尖。草圣银钩重,针神玉手拈。”^⑩从“乳酪”与“笋蕨”、“分曹频拇战”与“险韵斗叉尖”的对举,可以看出题襟馆的文人雅集既能满足口腹之需求,也可以实现艺术的竞胜,将文人的群居之乐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日常饮食满足身体需要不同,鲥鱼、黄獐等名贵食材作为餐桌上的点缀,为诗人带来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曾燠《食黄獐同赋消寒第四会》云:“大雪晨兴食指动,尺书传到阿都统。上言射猎京口山,得一黄獐敬遣送……坐中大嚼饮极欢,惟我素餐还自讼。”^⑪相比首唱者曾燠的平铺直叙,题襟馆诸子则纷纷以才学入诗,凸显各自的风度神采。例如,蒋知让从动物与文人之间抽离出同样的特征,加以类比,令人忍俊不禁:“喜聚好文采,

① [清]曾燠:《海州寄石琴瑟初厚庵兰池手山祁生》,《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40-141页。

②③⑧ [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252、136、127页。

④ [清]曾燠:《臬司署后倚黄鹄山山旧有亭余名之曰招鹤赋诗四首》,《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61页。

⑤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11a页。

⑥⑪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36b、105b页。

⑦ [清]梁章钜:《云湖都转招同陆梦坡方伯荫奎咸松甫观察咸临吴红生许芍友二太守饮运署中三叠韵前谢之》,《浪迹丛谈》卷十一,第2a页,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⑨ [清]曾燠:《与题襟馆诸公品茶作歌》,《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43页。

⑩ [清]曾燠:《王嵩高得添字》,《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71b页。

亦是吾之徒。无香不善触,奈何枉见图……世间少斑龙,或驾仙人车。以之植麒麟,终当胜牛驴。雪迹乏僧扫,阱机无佚除。雕盘饕鼎间,遂充口腹欲。”^①吴嵩梁则对饮食差异背后体现出的不同境遇心生感慨:“君不见羔羊美酒党太尉,美人如花共沉醉。又不见残杯冷炙杜陵客,牛肉一饱死亦得。”^②题襟馆的丰富生活足可激发灵感,帮助文人发现日常中的诗意。

相较于平山堂、蜀冈等扬州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景观,题襟馆作为新创设的独特地点更为灵活地疏通了当时文人的现实环境。正如迈克·克朗(Mike Crang)所言:“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③题襟馆为文人的诗意栖居提供了可能,而文人的创作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空间的文化内涵。当然,题襟馆的出现并不停留在满足于文人普遍的风雅追求,随着文学创作活动的深入,依托这一空间的文人也塑造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品位,在地方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坐标。

二、作为竞胜空间的题襟馆

曾燠在扬州精心营造题襟馆带有逃避官场生活的意味,但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进入一种无所用心的彻底逍遥状态。相反的是,曾燠在官场之外的生活,恰恰是极为充实且丰富的,“身后由来归寂寞,生前未肯付蹉跎”^④,可谓是他文学生涯的缩影。题襟馆的出现是曾燠在文艺方面投入时间与精力的重要见证,正是在与前贤、诗友和富商的竞胜过程中,曾燠以及题襟诸子获得了更为持久纯粹的文学生命。

首先是与前贤竞胜。扬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文人集聚的重要区域。唐宋文人暂且不论,仅就曾燠所处的清代而言,王士禛显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而且前代盐运使中亦有卢见曾其人其事为人所艳称,“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⑤。曾经亲历其地的王昶有诗云:“官梅亭下雪初消,沈(学子)惠(定宇)同时咏夕朝。胜地又闻贤地主,题襟小集已开雕。”^⑥这些前贤的存在给后来者难免带来影响的焦虑。

尽管文人雅集的历史由来已久且形式已然多样,但后来者标新立异的渴望并未消散。在题襟馆营建之前,曾燠就已在《秋楔》诗序中表露出其与古人竞胜的心理:“时水天一色,风露满衣。羽觞浮而荷气香,斗槎泛而银河近。忆仙人之鹤驾,悲帝子之萤光……自有楔事以来,未闻盛于此日者也。古用上巳,今行始秋。陈洁清之义,匪泥祓之旨。”^⑦这里的“古用上巳,今行始秋”显示出在文学历史长河中确立地位的自信,曾燠这种求异、求新的心理在同人的诗作中不断被认同和强化:“秋楔古来无传人,可传之人自公始。”^⑧“素秋二七逢秋楔,故事千年人不记。”^⑨而曾燠不仅征诗纪事,还将其绘为图画,以便在雅集结束后,仍能带来持续性的影响:“秋楔筵开客共游,秋楔图成我方至。拟兰亭会既异时,继虹桥盛复殊地。”^⑩不仅如此,在围绕欧阳修生日组织雅集活动中,曾燠的精心营造背后同样具有明确的标识意义:“礼数于今缺(近多为苏公作生日者,而于公阙如),溯源自昔通。乡人叨后进,家学忝南丰。”^⑪

题襟馆建成之后,曾燠与文人间交流声气愈发频繁,他在奠定扬州诗坛领袖地位的同时,时人也不约而同地通过上溯历史来确定其历史地位:“陈迹千年访蜀冈,建牙今复有欧阳。”^⑫比附古人在文人笔下俨然成为一种修辞策略,不

①②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107b、108a页。

③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第4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④ [清]黄爵滋:《前中丞南城曾宾谷前辈燠》,《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卷十一,第1b页,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⑤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第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⑥⑦⑩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28a、1a-1b、5a页。

⑧ [清]詹肇堂:《秋楔诗》,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2b-3a页。

⑨ [清]徐嵩:《秋楔诗》,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3b页。

⑪ [清]曾燠:《六月廿一日集平山堂下仿传花燕客故事为欧公作生日赋成二十三韵》,《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24a页。

⑫ [清]汪庚:《题襟馆四章呈宾谷先生》,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50b页。

过曾燠自然难与欧阳修相提并论,这里的并称固然是文人标榜习气的体现,但也有助于拉近文人距离,起到烘托气氛、引发创作的积极作用。就曾燠对扬州地方风雅传统的接续贡献以及实际的创作水平来看,他的存在确实为沉寂已久的扬州文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就这个意义而言,时人将曾燠与欧阳修比肩亦非全然谀辞。

其次是与诗友竞胜。在曾燠主导之下,题襟馆吸引了诸多才大而身微的文人:“王扬州后卢扬州,谁能一字一兼酬。题襟馆大亦如舟,孤寒八百来从游。”^①由于文人集聚于斯,同气相求,他们得以不被功名所扰,亦无生计之忧,因而诗歌创作在题襟诸子这里俨然变成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公共事业。“文字饮是在杯酌献酬中逞文字之快、性情之快,自不免斗文角艺乃至趋鹜于新奇者。”^②一人首唱,同人续写的创作模式在题襟馆文学活动之中尤为常见。稍加检视不难发现,无论是送别、观画,还是咏花、赏剧均可以作为集体写作的诱因,有时作为东道主的曾燠首唱,有时则由王文治等宾客开启,不一而足,但都践行着“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相互切磋诗艺。这一特点在咏物诗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围绕西洋玻璃器、银槎杯、绿端蝉腹砚、《韩熙载夜宴图》的即时性写作,各骋才情,形成同题共作的格局。有时题襟诸子也改变了同题共作的单一模式,选择以同一主题的不同侧面形成相互策应的书写方式。例如在《消寒会分韵》雅集之中,题襟诸子分别以《雪桥》《雪塞》《扫雪》《雪海》《雪圃》《雪林》等为题,呈现望雪、听雪、扫雪等诸多场景。试读詹肇堂《雪塞》一诗:“塞垣回抱雪平铺,莽莽沙横白草枯。飞骑蹄翻银凿落,明驰背湿锦氍毹。千旗冻影城笳咽,万帐风声戛火孤。谁信此时寒堕指,健儿猿臂挽雕弧。”^③詹肇堂从视觉、触觉入手对塞外苦寒的情境加以刻画,令人身临其境,而张鹏年《扫雪》一诗则在清冷之余引入日常化的体验,使其别具恬淡静寂的气息:“雪深浑与石阶平,持帚人疑在玉京。满地白云收不尽,一庭晴絮拂无声。青鞋渐觉侵寒透,窄径才能仗策行。珍重好将瓷瓮贮,闲斋煮茗有余清。”^④这种命题的开放性使得文人风采亦得以在题襟馆中联袂呈现,带给雅集参与者以丰富的情感想象,同时也

塑造了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温情。鲍之钟《题襟馆种梅各以其姓为韵消寒第一集》云:“主人扬班俦,衙官用谢鲍。雄文掣鲸碧,薄采收芹茅。襟题旧雨寒,桂屏名姝姣。”^⑤这里“扬班”“谢鲍”的并举,既是对风雅主持者的颂扬,也对参与者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缘于曾燠的诗坛号召力,乾隆初期那种海内文士半在淮扬的盛况得以重现,因此题襟诸子之间的竞胜不仅是内部之间的角逐,他们作为群体在扬州之外的北京、杭州诸地也获得诗坛的关注。我们不妨以张琼英为例:“张琼英……未弱冠,领乡荐,上春官,道经扬州,时两淮盐运使曾燠开题襟馆,琼英入其选,由是名噪都中。”^⑥张琼英未弱冠而“入其选,由是名噪都中”,可以看出题襟馆的声望已被京城诗坛所认可。不仅如此,浙派领袖朱彭同样对题襟馆表露青睐,一度对未至其地参与雅集表露遗憾:“重为邗上破寂寥,筑成宾馆集吟僚。独怜老作西湖长,未向樽前赋铁箫。”^⑦题襟馆虽然位于扬州,但凭借曾燠与题襟诸子的影响力,这一景观在南北文人圈层之中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题襟馆不仅得到文人圈的肯定,也被历史所铭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地方志中“题襟馆”身份的相关记载加以了解:

黄文暘,字秋平,贡生,素通声律之学。乾隆年间,两淮盐政设词曲局,延为总裁,成书进呈。为诗清越高洁,称其为人。壮年奔走齐、鲁、吴越间,泊返里后,运使曾燠招入题襟馆中,与时流相倡和,所作益多。^⑧

冯元曦……弟光曦,字春泉,工楷书,

① [清]法式善:《寄曾宾谷运使》,《存素堂诗初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5册,第129页。

② 罗时进:《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及其文字力量崇拜》,《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③④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38a、38b页。

⑤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105a页。

⑥ [清]王建中修, [清]刘绎纂:《永丰县志》卷二十二,第24a页,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⑦ [清]朱彭:《读曾宾谷先生〈邗上题襟集〉》,《抱山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6册,第103页。

⑧ [清]方浚颐纂:《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三《人物·文苑》,第9b页,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兼精星学。尝客邗上题襟馆,有《勉斋诗草》。^①

方志中的传记限于篇幅,往往较为简略,但传主在题襟馆的经历不约而同地被提及,足见题襟馆的文化影响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燠题襟馆对诗人的招募与吸纳,客观上完成了对文人群体的遴选行为,反过来更加强化了自己幕府文学“品牌”效应,实现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持续不断的文艺竞胜活动,题襟馆给予客居于此的文人展示才学的空间,而文人亦可以在此集中呈现自己的文艺修养与神采风度,具有了进入知名诗人行列的可能。

最后是与商人竞胜。不同于一般城市,扬州的商业文化尤为发达,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题襟馆位于官署之内,这一位置极为巧妙,它一方面对清寒文人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对世俗而言又是封闭的。曾燠正是以文艺为篱在扬州灯红酒绿的俗世之中筑成了一道风雅屏障,这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和确证了自我身份优势。

在谈论曾燠其人时,他的《莲裳屡忆蜀冈梅花用坡公少游唱酬诗韵慰之》中有两句常常被人引用:“我处繁华学枯槁,一官冰冷堪绝倒(扬人于仆有热官冷做之称)。”^②如果说官场中的曾燠带给旁人以“枯槁”的印象,在友人眼中,曾燠是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浮躁势利的商业世界之中:“天下英雄困一饭,次第从公祝如愿。梦中明月旧扬州,不负此官须胜流。”^③与卢见曾等盐官相比,曾燠与扬州商人群体保持了一定距离。王文治《效韦苏州体寄怀曾宾谷二首》其二云:“都运本热官,门前盛干谒。何来转清寒,衙斋食白雪。唯我崎嶇人,幽芳共相撷。”^④我们在曾燠《赏雨茅屋诗集》以及编撰的《邗上题襟集》中,鲜见他与人交往的记载。众所周知,扬州盐商不乏因风雅举动而被世人所认可者,尤其是马氏兄弟以及江春爱才好,但在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富商崇利竞奢的生活方式对扬州地方文化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曾燠本人对于发达的商业氛围有着发自内心的疏离:“芜城花开多顷刻,宿根十载谁留得。芜城赏花必天稔,素心一片谁

能惜。”^⑤“多顷刻”“必天稔”背后是一种审美倾向的反映,在曾燠看来扬州这座城市是被逐欢享乐者所青睐的地方:“人言襄阳乐,争唱白铜鞮。不如逐欢去,同作扬州儿。”^⑥这一观点的存在或许与曾燠所处的时代并未有足以与二马相提并论的儒商有关,抑或曾燠对流俗始终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卢见曾与马曰琯、马曰璐、江春等盐商诗酒往来密切,儒官与富商之间构成了彼此异质但又相互补充的存在。曾燠显然并不如卢见曾在与商人周旋过程中处理得那么圆滑,而其在富贵生活之中选择“热官冷做”的方式,与此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冷做”的本质是对“俗异”的隔离。曾燠《答梦楼前辈暮秋寄怀次韵》其一云:“言念忘年交,与俗异驰骛。相知弦外音,众耳未能喻。”^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自觉与俗异划定界限,幕主尚且如此,作为幕宾的题襟馆文人群体亦与淮扬社会中的商人群体保持一定距离,这也与昔日郑板桥、金农等在官商之间游走的状态已不可同日而语。

曾燠身上兼有的官方身份与文人气质,两者构成了互补的存在,因此他与扬州逸乐奢靡的商业文化并不完全兼容。他在《赠何岂匏》一诗中坦言:“我登文游台,不见文游人。扬州近千载,烟月无精神。庸愚不自量,风雅期一振。”^⑧这是曾燠少有地直接表现个人施政主张的诗句。对曾燠而言,他享受着盐官身份带来的崇高地位,可以对寒士普遍施加援手,同时他也看到了富贵场带给个体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以及导致的审美能力弱化。“烟月无精神”的现状既是

① [清]赵惟崧纂:《嘉兴县志》卷二十五《列传五·文苑》,第41a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② [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24页。

③ [清]王芑孙:《岁暮怀人六十四首》,《渊雅堂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2册,第177页。

④ [清]王文治:《梦楼诗集》卷二十三,第15a-15b页,清乾隆刻本。

⑤ [清]曾燠:《吴小谷以诗送素心兰赋此为谢》,《赏雨茅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251页。

⑥ [清]曾燠:《拟襄阳蹋铜鞮》,《赏雨茅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02页。

⑦ [清]曾燠:《邗上题襟集》不分卷,第34a页。

⑧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31a页。

亲自体验着的,更是他所清醒排斥着的。曾燠借助题襟馆来营造声势,鼓吹风雅,抵制奢靡风气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邗上今知大姓轻,绣衣人坐绿杨城。未妨地是铺金暖,其那官如置水清。天许龙门增士气,自图麟阁赏诗名。政成偶合题襟集,力接风骚示后生。”^①“邗上今知大姓轻”局面的形成在扬州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多见,这与依托题襟馆所形成的文化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由此也可知曾燠十余载的为官生涯对扬州商业文化的对抗,以及对地方文学生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三、作为记忆空间的题襟馆

作为地方知名的景观,题襟馆兴建与衰颓无不进入文人创作的视野,随着时移世变,这些围绕题襟馆的创作连同题襟馆一起成为承载扬州地方性风雅记忆的重要空间。

在众多有关题襟馆的记忆之中,营造者曾燠尤其值得关注,他虽然为宦四方,但扬州时期无疑最令其难忘,一再通过诗歌回忆在此地的生活,相继写下了《人日寄江淮故人》《寄扬州故旧》《七月七日吴白庵招饮越秀山上即席奉酬兼寄江淮故人》诸作。我们以《寄扬州故旧》一诗为例:“手搴木末芙蓉花,江水东西天一涯。袅袅秋风报公子,湘君两鬓尽霜华。”^②曾燠笔下的哀怨并非为文造情,而是源自对离别的感知:“诗思忽如春水长,故人已似落花多(论诗及扬州题襟馆旧事)。”^③除了题襟馆中的故交知己,题襟馆中的风物也牵动着诗人的心魂。他在《忆扬州题襟馆鹤》一诗中云:“梅花岭上雪,瓜步江头月。有客共题襟,昂藏耸仙骨。每闻主人吟,意辄相感发。长唳秋天空,清声动林樾。蕙帐不招隐,瑶琴翻怨别。故巢知在无,仙迹疑已没。”^④由此可见,离任之后曾燠与扬州的对话并未中断,对题襟馆的记忆依旧鲜活。

缘于“题襟”对文人具有的迷人吸引力,在曾燠离开之后,题襟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延续了原来的文化功能。作为继任者,廖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曾燠缺席的空白:

旧日题襟地,重开景物饶。花边设

尊俎,竹下集宾僚。馆并翘材辟,人因襍事邀。画图商粉本,言论聚儒臬。竹坐筵初列,和羹鼎自调。瑞占红药蕊,芳动绿杨梢。衙鼓应官晚,云林远市嚣。山梅留夕秀,庭草发春韶。归燕寻巢至,流莺出谷娇。开轩霏绛雪,题壁护丹绡。良会征诗纪,余寒借酒消。燃灯时卜夜,分韵字拈聊。促膝忘年辈,盟心订久要。光阴一百五,令节正今朝。^⑤

文雅舒适的陈设、时间节点上的选择以及拈韵赋诗的流程,基本上是昔日题襟馆雅集传统的再现,故而廖寅凭借“重开题襟馆”之功得以与曾燠比肩:“此地多词客,流风未渺然。题襟增姓氏(复堂都转,重开题襟馆),载酒足诗篇。”^⑥由于题襟馆的盛况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内保持着热度,曾燠凭借开创者的地位自然成为后来者步趋的对象。

廖寅继曾燠之后主持题襟馆,颇具规模,但此后因事离任,未能进一步延续风雅。尽管仍有继任者在题襟馆组织雅集,但无论是个人的才学修养,还是声望影响力,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足可与曾燠比肩者。一方面缘于曾燠具备他人未有的十余年之久的任职年限,另一方面也缘于曾燠作为官员与题襟诸子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从梁章矩“纸醉金迷地,风柔月大天。满堂循吏贵,一个寓公便”的诗句来看,这些循吏更多以赏玩消遣的姿态享受雅集的全部过程,郑祖琛、张青选等继任官员虽有意识地效法曾燠,但或有碍于任职期限,或受限于个人才情,虽然在形式上模拟曾燠的雅集,但无论举行频次以及诗歌质量较之前人都逊色不少,在精神层面

① [清]汪庚:《题襟馆四章呈宾谷先生》, [清]曾燠:《邗上题襟续集》不分卷,第51a页。

②④ [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59页。

③ [清]曾燠:《与剑峰石生香海野樵夜话即事》,《赏雨茅屋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170页。

⑤ [清]石韞玉:《癸酉上巳,廖复堂转运招集题襟馆修楔,与吴穀人、洪桐生、江易堂、贵中孚、张船山诸君子分韵得聊字》,《晚香楼集》卷四,第2b页,清刻本。

⑥ [清]宋翔凤:《忆山堂诗录》卷七,第5a页,清刻本。

的交流也多呈现出一种应酬的态度,其文学影响力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题襟诸子更多是以一种凭吊的姿态看待这一空间。早在曾燠离任之初,时人对题襟馆风光不再的感伤情绪就已经开始蔓延:“君不见北地诗龕成宿草,题襟馆亦秋云扫。”^①曾燠的题襟馆与法式善的诗龕是南北并峙的文化景观,它们的先后落寞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时间的流逝一样,空间同样处于变动之中,刘嗣绾《重过题襟馆感赋》亦云:“旧游曾此画图开,清宴堂中蜡泪堆。吟社已成流水逝,酒垆何苦朔风催(年来同人多半下世)。新黄月写天离恨,古绿烟飞树劫灰。听到竹西歌吹歇,小回廊角一人来。”^②题襟馆见证了友谊,承载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美好记忆。今昔对照更像是一种化学反应,强力更新着诗人的记忆,让他们沉浸在风流云散的巨大落差中:“当年题襟馆,大雅双扶轮。元龙先物化,丛桂留吟身(君与理堂学博均受知于宾谷都转)。”^③诗人对题襟诸子的一次追忆,也是对过往人生的一次总结:“江南江北渺烟树,坐叹形影乖商参。南城使者好文雅,当时宾馆开题襟。十客五客尽得意,酬恩一寸孤寒心。黄垆几辈痛零落,存者犹有郭与金。”^④记忆的价值不在于还原过去的场景,而在于应对当下的生活:“曾经月弄风嘲地,又到金迷纸醉中。”^⑤其中蕴含着的批判姿态是显著而深刻的。文字在抗衡遗忘、保存空间记忆时仍旧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尽管题襟馆在现实中早已物是人非,伴随着追忆行为的发生,题襟馆能够在艺术世界之中不断重现。

风雅衰歇造就的巨大遗憾不独属于那些亲历者,在后来者那些追忆题襟馆辉煌的文字中亦可感知其中流露出今不如昔的时代情绪。姚莹是继曹寅、卢见曾之后,扬州出现的又一风雅名宿,他同样关注到题襟馆。据蒋彤《李申耆年谱》记载:“公曰:‘题襟馆中寂寞二十年,不意复有今日之集。’属冠英绘《谈艺图》,记其事。与于此图者,曰姚公,曰养一师,曰仲伦,曰生甫,曰冕之,曰宝应刘楚桢、宝楠、冠英及彤也……择佳日游琼花观、桃花庵、平山堂诸所。先生曰:‘凡乾隆时号为名胜,靡不荒败,真欲作《芜城赋》矣。’”^⑥从其中的“不意”可以看出传

统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而有关题襟馆的风雅记忆也在文人实践中不断被唤起。因此姚莹所组织的文人雅集一方面体现出对地方传统的认同,另一方面则对风雅消歇展开了深切缅怀。时代的风声越是萧瑟,人们对过往美好的留恋越是深沉。这里“荒败”的不只是景观,也是康乾盛世谢幕后日益惨淡的国运。此文与黎庶昌《题襟馆春日》一诗相对而读,更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无奈:“迟日园林燕雀新,题襟馆里暗生尘。文章太守今无继,花月平章要有人。”^⑦风物的恒常与人事的未知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可以借此一窥题襟馆兴衰背后折射出的扬州地方文脉的起伏。

题襟馆遭受的威胁除了时间之外,便是战争。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长江下游成为双方势力角逐的战场。幸运的是,历经摧残的题襟馆最终在方浚颐主持之下得以复建,然复建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仅屋三楹,山石数拳,树皆新种,无参天古木。”^⑧但这并未妨碍方浚颐以实际行动重现此地昔日的辉煌,他组织题襟馆唱和,并模仿曾燠《邗上题襟集》编刊《题襟馆倡和集》就是明证。

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一时期的文人更多依靠文本而非建筑来唤起对过往的想象。因此在创作内容上,曾燠编撰的《邗上题襟集》自然成为诗人效法的标杆,其中蕴含的文学记忆也随之被唤起。方浚颐《题襟馆消夏第

① [清]陈沆:《题藏诗郢赠芝庭》,《简学斋诗删》卷二,第10a页,清刻本。

② [清]刘嗣绾:《尚絅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9册,第349页。

③ [清]曹楫坚:《哭俞三广文国鉴五首》,《芸阁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2册,第327页。

④ [清]曹楫坚:《寄王三嘉禄扬州即次病中杂述原韵并示赵恨甫蒋澹怀宋于廷诸君》,《芸阁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2册,第333页。

⑤ [清]彭兆荪:《舟次邗上重过题襟馆示莲裳二首》,《小谟觞馆诗续集》卷一,第32b页,清同治刻本。

⑥ [清]蒋彤:《李申耆年谱》卷三,第32b页,清刻本。

⑦ [清]黎庶昌:《椒园诗钞》卷五,第22b页,清光绪十四年(1888)日本使署本。

⑧ [清]方浚颐:《且园消夏图记》,《二知轩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1册,第325页。

一集用刘芙初前辈读邗上题襟集遥寄宾谷先生韵》其二云：“坛坫百年重辟社，烟花三月续征歌。”^①他与许奉恩、王尚辰、何绍基诸人的诗酒唱和不仅试图再现题襟馆的昔日胜景，还为了满足当下的情感需要：“题襟胜事今重续，试向平山载酒游。”^②又如“风流重辟题襟馆，宏奖知非所好阿”^③。值得注意的是，曾燠依托题襟馆而演绎的风雅故事，也引来方浚颐的效法，他与曾燠同样不满足于仅比肩前人，而希望在新的空间成就独属于自己的地方记忆。所以除了修复题襟馆外，方浚颐新建待月谿组织文人雅集，借以强调自己作为风雅主持者的身份，并以此显示出超越前人之心：“予曰：今年于待月谿早起消夏社，当可驾题襟馆而上之。”^④

纵观历史，清人对题襟馆的记忆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书写各有侧重，这些不同记忆的交织共同构成了庞大而充满生命力的系统，成为文人想象过往、展望未来的重要媒介。有关题襟馆的风雅记忆既可以触发他人对典型不再的落寞与无奈，也可以激发后人担负诗坛重任的雄心抱负。因此，在探究文学传统屡屡中断后仍能不断接续的脉络时，那些储存着地方记忆的景观理应得到关注。

结 语

明清时期，文人通过景观重建标识个人文学品位的行为较为普遍，书写景观既是一种展现自我文化认同的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向外界展示自我精神世界的窗口，故而为景观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文人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模仿前人的阶段，而是自发创造出新的景观，期待获得当时以及后人的认可。

清代扬州题襟馆的出现便是这种文化背景的产物，其多元的空间功能为彼时诗人驰骋诗坛提供平台。作为曾燠与题襟诸子所共建的文

化空间，题襟馆虽在官衙，但其具备山林情境和生活属性，为盐官与寒士的情感交流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等空间。稳定的环境、持续的创作与同人的广泛参与共同成就了题襟馆的稀缺性，这使得题襟馆在扬州诸多景观中具有不可替代性。除此之外，题襟馆盛衰起伏的命运，对见证者和后来者而言也构成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传奇故事。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存了大量书写景观的作品，其中一些成为地方知识，而另外一些则湮没于尘埃。之所以有上述区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时代风气的推动，比如明清时期地方胜景品评传统的流行造就了一系列景观；也受限于景观创建者的声望，相形之下李杜笔下的景观比一般文人的品评自然更具传播力。此外，景观所具备的空间功能是否多样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此而言，题襟馆的存在为我们审视文学与景观的互动相成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前中期西南边疆战争的文学书写研究”（22CZW032）、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两淮盐官文学活动研究”（22ZWC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麟，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文献。

-
- ① [清]方浚颐：《题襟馆唱和集》，第1a页，清刻本。
 - ② [清]莫维宝：《奉和子箴都转题襟馆消夏第一集韵》，[清]方浚颐：《题襟馆唱和集》，第5b-6a页，清刻本。
 - ③ [清]何忭：《和消夏第一集韵》，[清]方浚颐：《题襟馆唱和集》，第6a页，清刻本。
 - ④ [清]方浚颐：《答王谦斋书》，《二知轩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1册，第286页。